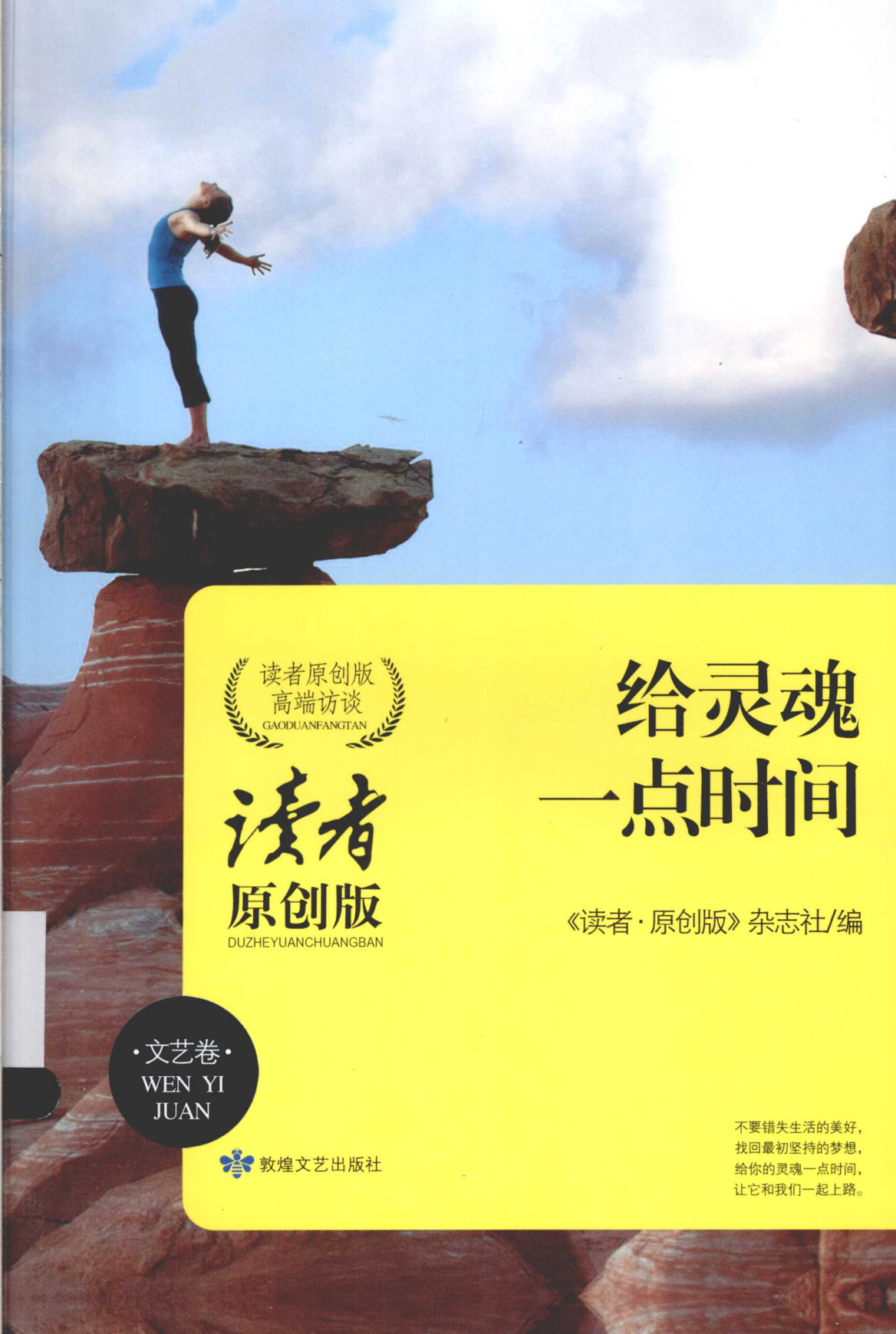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读者原创版
高端访谈
GAODUANFANGTAN

读者
原创版

DUZHHEYUANCHUANGBAN

·文艺卷·
WEN YI
JUAN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给灵魂 一点时间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杂志社/编

不要错过生活的美好，
找回最初坚持的梦想，
给你的灵魂一点时间，
让它和我们一起上路。

014032925

K820.7
100



读者原创版
高端访谈
GAODUANFANGTAN

读者
原创版
DUZHEYUANCHUANGBAN

给灵魂 一点时间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杂志社 / 编

·文艺卷·
WEN YI
JUAN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1241

不要错过生活的美好，
找回最初坚持的梦想，
给你的灵魂一点时间，
让它和我们一起上路。

K820.7
10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给灵魂一点时间: 读者原创版高端访谈. 文艺卷 / 《读者·原创版》杂志社编. — 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
2013.12

ISBN 978-7-5468-0634-1

I. ①给… II. ①读… III. ①文艺工作者—访问记—
中国—现代 IV. ①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95172号

给灵魂一点时间: 读者原创版高端访谈. 文艺卷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杂志社 编

出版人: 吉西平

图书监制: 祁定江

责任编辑: 张慧梓

选题策划: 吴小丽 王 飞

特约编辑: 李 丹

封面设计: 马顾本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 (编辑部) 0931-8773235 (发行部)
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200 千

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10 000

ISBN 978-7-5468-0634-1

定价: 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目 录

第一辑

文化圈

是作家，也是父亲——专访叶兆言 / 002

“鬼马”作家·中原“瓜农”——专访刘震云 / 006

谁解其中味——专访刘心武 / 013

父与子，从武力到文韬——专访白先勇 / 020

恶之花，暗中光——专访虹影 / 028

一个“文盲”作家的童话世界——专访郑渊洁 / 036

一半是火，一半是冰——专访海岩 / 043

我不相信这是快餐时代——专访毕飞宇 / 049

从“七里香”到“英雄噶尔丹”——专访席慕容 / 058

第二辑

艺术圈

盛世收藏，文化或财富——专访马未都 / 068

做一个读书人——专访梁文道 / 075

不在远方就在去远方的路上——专访唐师曾 / 083

我只是名字被媒体夸大了——专访陈丹青 / 091

一个人的天籁——专访田青 / 099

善待人生每一秒——专访易中天 / 103

不冤不乐——专访邹静之 / 111

我是一个快乐的人——专访沙叶新 / 120

喜欢现在这个年纪——专访王海鸰 / 127

第三辑

主持圈

一头“石狮”的温度——专访朱军 / 136

选秀，痛并快乐着的小小里程——专访汪涵 / 144

不同的“贱狗”人生——专访刘同 / 150

每个黄金档都是一场肉搏战——专访洪涛 / 157

梦想“圆润”——专访刘建宏 / 164

温柔亦英雄——专访邱启明 / 171

燃烧吧，小宇宙——专访陈默 / 179

时尚不是 logo——专访晓雪 / 187

第四辑

音乐圈

“我不是世界第四”——专访戴玉强 / 196

时间的玫瑰——专访李云迪 / 203

- 摇滚是一种表达——专访郑钧 / 211
- 别样的红——专访韩红 / 217
- 拥抱内心的小孩——专访伊能静 / 226
- 一块金子的“恋恋风尘”——专访高晓松 / 233
- 演好自己的偶像剧——专访方文山 / 239
- 音乐欢迎你——专访小柯 / 245
- 我不会离开——专访姚谦 / 253

第五辑

娱乐圈

- 最好的女子——专访秦怡 / 262
- 双面王刚——专访王刚 / 270
- 今天，我们好好相见——专访蒋雯丽 / 278
- 我的巅峰还没到来——专访许晴 / 286
- 从垄头到红地毯——专访王宝强 / 293
- 金马只是我的开始——专访黄渤 / 299
- 光脚站在岩石上——专访柳岩 / 307

青决叶山寺——读父呈出，常着景

（作者：王明）

第一辑 文化圈

是作家，也是父亲——专访叶兆言

文 / 韩亚 刘燕

叶兆言，南京人，当代著名先锋派作家。叶氏一门名人辈出，其祖父叶圣陶，其父叶至诚都是著名作家。2006年8月，叶兆言接受了《读者》（原创版）的专访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有人认为，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古都金陵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叶兆言，你怎么看？

叶兆言：任何一个作家，都可能基于这样的原因。一个作家，对他有影响的环境，小一点的是家庭，大一些的是城市，这是一样的，作家是有共性的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你觉得家庭对你的影响有哪些？

叶兆言：我觉得家庭的影响更多时候是反的。我的家庭希望我长大以后干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要当作家。所以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。他们不希望我成为作家也是有原因的。我的父亲被打成了右派，出于对子女的爱护，他反对我当作家。我觉得这是他们反对我当作家最主要的理由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这很有趣，当年你的父亲坚决反对你当作家，但你却走了文学这条路，而现在你同样反对自己的孩子当作家。

叶兆言：我不希望她认为她父亲是作家，爷爷是作家，她就应该继承这个。我不希望她以后当作家，但我很支持她写点东西，因为写作是一件很美好的事。

2000年8月，叶兆言16岁的女儿叶子作为国际交流学生，要去美国读一年书。临出国的前一个月里，叶兆言夫妇总被一种紧张的情绪包裹着，可女儿却整天像个没事人似的，还总和父母对着干，这让叶兆言很是“上火”。于是父女俩每天的争吵逐

渐升级，彼此都莫名其妙地发火也莫名其妙地伤心。叶子在上飞机前，交给他们一个日记本，里面有对父母的抱怨，也有对他们的爱和宽容。叶兆言夫妇做梦也没想到女儿会留下如此美丽的一本日记。作为父母，他们总觉得女儿不懂事，可女儿的日记让他们明白了，其实真正不懂事的，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大人。

2005年第1期《读者》杂志转载了记述叶兆言与女儿之间这段往事的文章——《与女儿一起成长》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这篇文章刊出后反响很强烈。

叶兆言：我是一个普通的父亲，有着非常朴素、简单的想法，比如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，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前途，其实如何幸福如何有前途做父母的是说不清的，那只是一个愿望。而且我会着急，我总觉得这样或那样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。这是做父母的一种悲哀，也是一种幸运，因为做父母就是要穷操心嘛！但可能在孩子看来，这个父亲挺傻的。我做不到对孩子进行军队式的训练，我没有办法不溺爱孩子，这也是很多父母的一个弱点。但是所有溺爱孩子的父母都对孩子有过高的期望值。这篇文章之所以很有反响，就是因为很多父母深有同感，就是老觉得我们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一点儿都不懂事啊！其实你真把孩子放到那个位置时，他可以做得很好。父母对孩子的感情和孩子对父母的是不一样的。父母对孩子的感情里夹杂了很多东西，希望他有出息，希望他为自己养老送终，而孩子对父母是非常本能的，他没有那种回报的想法。我们虽然是无意识的，但的确有私心，当然这个私心不一定坏。过去我们只知道我们爱孩子，却不知道孩子也爱我们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叶子在日记中说：“你们都不小了，要学会为自己操心。”这话一般是父母说给孩子听的，而这次却相反。当时你看到这话时是什么感受？

叶兆言：呵呵，做父母的总是自我感觉良好，即便自己已经老糊涂了，也觉得自己比孩子聪明。刚看到的时候并没有觉得非常感动，但是很高兴，这也是做父母的糊涂的地方。做父母的的确比孩子自以为是，其实这也很正常，我父母对我也这样。所以有时候想想，可能我们已经和我们的父母一样糊涂了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你觉得做父母的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？

叶兆言：没有什么成功啊，做父母还能有什么成功呢？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

子女有出息，但并不意味着子女有出息，父母就成功了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可能很多时候父母的成功体现在和子女相处得融洽上，因为很多父母和子女之间都有代沟，他们很少交流。

叶兆言：很多事情，我的孩子也不会告诉我，但她高兴时可能会告诉我。代沟是一定有的，我觉得要填平它其实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可能对孩子有更多的宽容和忍让，所以她觉得告诉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代沟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可以感觉到，你是一个好父亲。有人曾评价说，你是一个乖巧的孙子、孝顺的儿子、称职的丈夫、慈爱的父亲，就是说你把在家庭中担当的每个角色都扮演得很好。

叶兆言：这很难说。举个例子，因为我太迷恋写作了，所以我整天都处于工作状态。所以有时候做作家的妻子是很无聊的，因为他老是在走神。我没有休息日，我脑子里整天都在想那些东西，你说我称职吗？当然不称职。做父亲也是，我很溺爱孩子，作为一个严格的父亲应该会拒绝她的一些要求，但最后我都让步了。我让步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好父亲，而是不负责。

新作《后羿》即将出版，之前从未写过神话小说的叶兆言坦言，重述是挑战，而颠覆则是迫不得已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神话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年，它的内容已经相对固定，作家重新去建构、去讲述，你觉得读者可以接受吗？

叶兆言：这个我就知道了。我不太去想读者会不会接受，会怎么看。不是我不尊重读者，而是我觉得读者是不可捉摸的。读者群是非常庞大的，我做编辑的时候就不知道编一本什么样的书会有发行量，所以我只要求自己全力以赴编出一本我认为好的书。写作也是这样，我只是把我最想写的东西呈献给读者，只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去写。如果社会欢迎它，是我的运气好；如果社会不欢迎它，那我也心甘情愿地接受。我不会因为市场需要而去写作。我之所以写这个，是因为我一直想写，在和出版社签约之前，我已经写了一部分了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写没写过的东西永远是一个挑战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你觉得这本书比较得意的地方是什么？

叶兆言：我一直不看好自己，老觉得有些地方自己还没有完成。所以说写完一部

小说以后，首先不是得意。我只是觉得我做完了的一件事，我感觉很轻松。因为写作是一件很苦恼的事，像坐牢一样的，突然从监狱里放出来了，看到了阳光，感觉很轻松，不愿意再去回味写作的过程。作家是很可爱的，老是把自己放到监狱里去坐几年牢，出来喘口气，然后又心甘情愿地进入那个状态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“神话重述”的意义何在？重述和戏说、大话有什么区别？

叶兆言：对我来说，还是一种尝试，一个作家最大的兴奋点就是尝试可能性。颠覆，我倒没有这么去想。大家都知道“后羿射日”和“嫦娥奔月”，但实际上这两个故事加起来没多少字，要把它们展开，变成一个13万字的长篇，不重构怎么办，不颠覆怎么办？如果说有重构、有颠覆，并不是说我有心，而是不得已。

一个真正的作家是阻挡不住的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时那样对文学狂热了，但还是有很多人在执著地写作，希望在文学领域有所建树，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他们吗？

叶兆言：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作家，我甚至都不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写作的黄金时代，如果我们努力，每一个时代都是黄金时代。我觉得真正喜欢文学的人是不多的，我们向来是夸大了喜欢文学的人的数量。这是我的一个悲观的观点。当然，我还有非常乐观的一面。我说了，文学是很美好的，阅读、写作都是很美好的，无论时代怎么发展，都会有文学存在。自然而然，会有一些挡不住的阅读者和写作者。我不相信经济发展了、网络发展了，大家就不喜欢文学了。但我也认为，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地掀起一个高潮。我很反对人立一个志向去当作家，当不当作家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同样，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讲如何繁荣文学，如何培养作家。我始终认为，作家是没法培养的。要繁荣文学，只有靠每一个写作者个体去努力。我特别赞同这样一句话：一个真正的作家是阻挡不住的。

“鬼马”作家·中原“瓜农”——专访刘震云

文 / 一 盈

在圈内，刘震云被尊称为“刘老师”；在记者笔下，他常被描绘成“拎上一桶泥子便成为民工，披上袄袖着手便成为村头张望的河南弟兄”。然而，他自己却笑称自己是“瓜农”。

如同勤勉的农民收获一茬又一茬的庄稼，河南作家刘震云也会收获一季又一季的“瓜”，然后推到集市上吆喝着卖。不同的是，他的“瓜”是文学作品。

从《一地鸡毛》到《手机》，再到即将粉墨登场的贺岁片《我叫刘跃进》，20多年来，刘震云的“瓜”卖得越来越红火，吆喝声也越来越响亮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跟着剧组四处打秋风、作秀，甚至自降身份跑龙套，扮演大打哈欠没有一句台词的“麻将男”，简直是“不务正业”！

在约定时间前15分钟，“瓜农”飘然而至。上身是粗布对襟中式大褂，下身是宽大的布裤，体形瘦削，面容清癯。如同过去的账房先生或者掌柜，左手夹着一只正在燃烧的香烟，右手掌心托着一个——不是账簿夹子，而是一款新型手机。

不能不深受刺激。这位“手机”事件的“操作者”，竟然没有丝毫心理障碍。要知道，通过这个小小物品，刘震云捞了许多好处，也惹了N多麻烦。夫妻因他反目，朋友因他猜忌。有人说他毒，也有人骂他是“孙子”，更多人埋怨“本来开会那么好的理由，现在却不能用了”。

口水汹涌，他却心安理得。他继续每天跑5公里，继续独自旅行，一个县接一个县，一个村接一个村。他想挣脱都市，回归那个土得掉渣的本色庄稼汉形象：蹲在田头看庄稼长势，挤在油腻腻的夜摊旁，操着流利的乡音，与乡亲们打成一片。这，便是他

心中趣味生活的至高点。

关键词：河南幽默

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，因为这玩笑开得有些过分。

北京人的幽默是“表儿”，河南人的幽默是“里儿”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中国是讲究乡愁的。你的作品里有丰富的中原符号，比如胡辣汤、羊肉烩面。如果故乡是艺术创作“原风景”的话，河南是否也是你文学创作的“原风景”？

刘震云：“原风景”相当准确。故乡是我们眼中第一幅风景，人生路上所有风景都是基于“原风景”衍生展开，形成我们的坐标。直到现在，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，我都会不自觉地搬出故乡进行衡量，比如东西南北、善恶美丑等。河南，对我的作品有致命影响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除了中原符号，你的另一张标签是“幽默”。同样描写乡土，余华笔下是荒诞，路遥笔下是苦难，莫言笔下是厚重，你的笔下却是幽默。

刘震云：它也来自河南。河南人最大的个性特征便是幽默，而且这种幽默不是田间地头、炕头的单纯生活，而是产生于深厚的文化积淀。直到现在，河南农村的很多方言还沿用古语。幽默不是简单的耍嘴逗乐儿，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。比如河南人串门，如果恰好主人在吃饭，随口问：“吃了没？”他的回答往往不是“吃了”，也不是“没吃”，而是“您先吃”。如果没有诚意让饭，主人会故意说：“又吃过饭来了？”（笑）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似乎是一场误会，许多人还以为“刘氏幽默”是基于你多年京城生活的熏陶，属于京式幽默。

刘震云：不不不。我觉得河南人比北京人幽默得多。北京人的幽默表面、浅薄，如同秋风扫落叶，来势汹汹却不留痕迹。河南人的幽默则像一座雪山，外表不动声色，精华深埋其中。我认为世人分两类，一类是有趣的人，一类是没有趣的人，后者占90%。有趣的人也分两类，一类是他一说话你就会笑，还有一类是他说话时你没笑，可是一出门，你“扑哧”笑了，晚上躺被窝里，回头一想，又“扑哧”笑了。第二次

笑与第一次笑不一样，第一次笑细节，第二次笑整体。在这点上，河南人特别擅长。他会一本正经地讲述一件事，态度非常严肃，有时甚至会把对方说哭。但哭着哭着可能“扑哧”笑了，回到家后，又“扑哧”笑了。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的幽默，也是我所追求的幽默效果。

关键词：鲁迅拧巴汴梁

与作品相遇，就是一起结伴去汴梁。

与鲁迅的写作动因相同，都是被生活“拧巴”了，所以“何以解忧，唯有写作”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或许由于你致力于挖掘中国人阿Q式的幽默精神，于不动声色中揭示人性的疮疤与荒谬，很多读者认为你是“鲁迅式”的作家。

刘震云：我觉得起码有一点，我和鲁迅有缘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我母亲在供销社卖酱油，旁边有一个书店。母亲不识字，学认字时，伸手抓起来的书便是鲁迅的。因为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的书能读，一位是毛泽东，另一位便是鲁迅。所以，她文化不高，但起点不低。

前些年，我妈问我：“鲁迅在你们这行里，算‘大盖儿’（方言，指‘一线’）吗？”我说算。妈说：“你们这一行是最容易的。”我问为什么。她说：“我看过鲁迅的书啊，‘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’。亏我不会写字，如果会，我也能写‘供销社有两口大缸，一缸是酱油，另一缸还是酱油’。”（笑）我认为，她对鲁迅的认识非常准确。

在我看来，鲁迅与同时代作家最大的区别是“写作动机”。别人写作可能是出于对生活的感动，但鲁迅写作不是因为感动，而是生活“拧巴”了他。

比如我的作品《手机》《我叫刘跃进》《温故 1942》等等，都是因为生活“拧巴”了我。如果不把这种“拧巴”通过一种途径“拧巴”回来，我会得忧郁症的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什么是“拧巴”？生活中，最让你“拧巴”的事是什么？

刘震云：“拧巴”一般来说都没大事，全是琐碎小事。但这些小事堆积起来便是大事，所有人的小事堆积起来便是生活，是整个世界。不信你看看，每天我们身边的芸芸众生，脑子基本全是乱的。我们能把一件事情彻底说清楚吗？说不清楚。我

们能把一件事情一次性做对吗？我们这个民族办不到。我们总是做错了回头“找巴”（修改），“找巴找巴”又错了，再进行第三次“找巴”。这便是中国人的本事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视力好的人并不一定快乐，因为看到太多“拧巴”。比如写《手机》时，你清晰地看到人性的荒诞及虚虚实实，并把它“拧巴”回来，心，会不会痛苦？

刘震云：正相反，很快乐。我觉得写作不是一件困难事，反倒是件愉快的事，因为你把一件“拧巴”的事情往回“拧巴”，这多快乐呀。写作的艰难不在于写，而在于下一个要写的东西没被找到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作品对你来说是“找”的吗？如何寻找？找不到怎么办？

刘震云：我与作品相遇是一种缘分，就好像我打算去汴梁，在路上恰好邂逅一个人，住脚一问，竟然也是去汴梁的，于是站在河边柳树下抽会儿烟，聊聊还挺投脾气，于是结伴同行。这是一种非常温暖的关系，两人边走边聊，家长里短、村里村外、家事国事，话题越来越深入、透彻。到了汴梁，再分道扬镳，各奔前程。我与作品便是这种关系，没有刻意追求，只是一场相遇相知。当然，赶路找不到伴儿时，我会痛苦孤独。曹操说：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”我却是：“何以解忧，唯有写作。”过去我一直不敢说，怕别人说我有病。（笑）

关键词：影视圈文学圈

艺术无高低，文学不比影视高。

没有一个地方比影视圈或者文学圈浑浊，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两个圈子更清澈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去年年底，在网络盛传的“中国作家富豪榜”上，你排名第25位。从“作家”到“富豪作家”，在公众眼中，你仿佛沾了影视的光。

刘震云：电影对我来说，同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其实我的小说改不改编成电影，无可无不可。就像我偶然邂逅书里的主人公，我们结伴去汴梁，走着走着，突然又在下一棵柳树处遇到另一个有缘人，于是三人结伴同行。只是这个人是导演而已，把这个小说改编成电影。其实即便没有遇到第三个人，我也很满意，也会走到汴梁，因为已经拥有一个同路人了。多一个人，只会热闹一些而已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作家为数不少，但多数与影视保持了相

当的距离。比如赵本夫曾经说：“书是我的，电影是冯小刚的。”然而，你却与影视圈非常贴近，难道你不担心，与浮躁的影视圈太近，会令自己的文学创作受影响？

刘震云：这里有三个层面。第一，不是我贴近影视圈，而是影视圈贴近了我。第二，影视圈浮躁，我们的生活浮躁不浮躁？我们文学圈浮躁不浮躁？中国真正的好作家有几个呢？写的不都是废纸吗？（激动，用手指敲桌子）中国文学界是特别味同嚼蜡的群体，毫无趣味！我和他们在一起，是一样的没劲！

但是毛主席不是说了吗，人要到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去。影视圈是不是生活？圈内生活与圈外生活有什么区别？接受采访叫生活，回家吃饭叫生活，影视圈的生活与这些生活没有任何区别，有着同样的“拧巴”，同样的荒谬。

另外，影视圈的人有一个可贵的特性。剧组是一个临时组织，旗帜一旦竖起来，人群呼啸而来；一旦倒下，人群呼啸而去，如鸟兽散。在这个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过程中，人性的表现来不及含蓄，特别直接。所以，没有一个地方比影视圈或者文学圈浑浊，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两个圈子更清澈。这种既浑浊又清澈的地方，却是观察人性的最好场合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可是身为一名著名作家，不集中精力搞创作，反倒跟着剧组四处“作秀”、跑龙套，有没有听到一种“不务正业”的批评声？

刘震云：你瞧，这便是中国人特别封建、保守、浅薄、虚伪的见识。在中国，很多人认为文学在文本意义上比电影要高。朋友，错了！

艺术形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当李白杜甫写诗时，唐诗是被人看不起的，那时当道的是六朝骈文；当宋朝人写词时，词也被人看不起，那时候兴的是诗；到了清朝，写小说就更被人看不起了。怎么到了现在，写小说的开始看不起别的领域呢？怎么就觉得比电影高级呢？

另一方面，你真让中国作家们写个电影剧本试试，我相信100个人里有99个写不好。写不好，又说人家低级，这些人是特别虚伪的。如果现在有个导演说要拍他们的小说，你看他们不趋之若鹜才怪。

关键词：友谊时尚

冯小刚是我去汴梁路上的知心朋友，王朔是中国文坛对我唯一的威胁。

中国具有时尚气质的作家不超过5个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说起刘震云，不能不提冯小刚。“刘震云”与“冯小刚”如同金字招牌，引来争议、名气，当然最重要的是票房。你眼中的冯小刚是什么样的？

刘震云：如果从内心情绪来说，冯导是表里不一的人。他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喜剧效果，但内心却非常忧伤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与他非常相似。所以，冯导也是我去汴梁路上遇到的一位朋友，而且遇到还不只一次。我和他不是因为要合作电影才走在一起的，首先我们是朋友，而且知心，“知心”是最大的生产力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王朔说，“刘震云是中国文坛唯一对我构成威胁的人”。但你却对他饱受诟病的《我的千岁寒》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。

刘震云：王朔也是中国文坛唯一对我构成威胁的人。（笑）《我的千岁寒》与他以前的作品大有不同，我认为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王朔，或者他已经不是王朔。此人对于世界的感受与众不同，这点非常了不起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王蒙评价你是“鬼马作家”，非常时尚，因为“嘲笑现代性是最高的时尚”。你觉得自己时尚吗？

刘震云：目前我们对“时尚”的理解还停留在生活表面，比如穿衣打扮。其实还有一种“心的时尚”，即内心的想法与众不同，对世界始终保持新鲜感与激情。我认为“心的时尚”才是真正的时尚，前面那种是假时尚、装模作样。可生活中，装模作样的人要占到99.9%，真正时尚的只占0.1%。

从“心的时尚”来说，作家是需要时尚的。因为需要不断追求与众不同的东西，这种不同不但要求与别人不同，还要与自己的过去不同。就像跳高，总以寻找一个新的高度开始而以失败告终。所以，时尚是特别特别艰难的名词，寻找时尚的过程漫长而痛苦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你认为目前中国作家中，除了你，还有谁具备这种时尚气质？

刘震云：我不说人名了，说数字吧。我觉得不会超过5个。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这么多年来，你始终用文字嘲笑、捉弄、调侃生活。那么生活中，你又是哪一种状态？